

鍼灸述要

葉勁秋著

上海中醫書局出版

鍼灸述要

葉勁秋述

上海中醫書局出版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內容：指出針和灸二個不同方法的特點，尤其關於尋認穴位，有特別簡易的記取方法和穴位的正確性。並介紹實際應用的穴位，以及臨診時種種反應的體會。皆從實踐經驗中得來，可為針灸學者，作研究的基礎，必要的參考。

針 灸 述 要

開本：762X1057 1/32 印張：2 1/8 頁數：24 字數：34 千

著 述 者 葉 勁 秋

出 版 者 中 醫 書 局

上海山東中路二六號

經 售 者 上 海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印 刷 者 利 明 印 刷 廠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195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價：四角

製版：順風 裝釘：永利 印數：1—2,000冊

劉序

現在世界各國醫界，頗注意中國金針治療學術，尤其是法國。我去歲再度遊歐時，看見他們提倡的十分起勁，真是意外的收獲，使我精神上感覺極端愉快。據說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有人介紹這個方法到法國去。法國第一部敘述金針比較完備的書是漢口領事達伯利 Dabry 根據中國醫書所翻譯而成，在一八六三年出版，雖然一時引起不少人的興趣，可惜技術方面沒有得到真傳，醫界不久就冷淡下去。法國真正研究和提倡金針，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這個要歸功於粟里—Soulie de morand 先生，他在這個世紀的初葉，到北京充當學習領事，親眼看見金針將許多患霍亂病的人完全治好，就毫無成見遍讀中文的醫籍，在中國二十多年從名師虛心學習金針的理論和技術，他愈研究覺得這個學術的重要價值。一九二九年回國發表了不少通俗文字，促法國醫界和民衆注意，傳授了許多弟子。一九三二年將他研究的結晶著了一部中國針灸大全，經他熱心提倡的結果，現在法國有兩個金針學會，會員共三四百人，巴黎市立醫院中有五個設立金針治療專科，而且從一九四七年起，每年開國際金針會議一次，

聚各國醫師於一堂，討論中華醫學或歐西醫學和針灸有關係的問題。我在巴黎時，特走訪粟里一先生數次，並往醫院中睹其親手代病人治療。我又讀了法國醫界很多的報告文獻，認為中國這個學術，實在應當提倡，應當研究，為甚麼中國金針專家不團結起來，組織一個金針學會，實事求是的來研究，來發展中國固有的學術。法國金針界對我表示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幫助，我們研究所得，可以和各國專家共同討論，我相信金針一定可以成為世界上一種醫學。葉勁秋醫師飽學精醫，著作很多，現將他研究金針的心得，公之於世，我是門外漢，細讀葉君這本書，每字每句都有來歷，非常欽佩，我想中國金針研究的工作，就可以用它來做基礎。

劉永純於上海巴斯德研究院

一九五〇年七月

鍼灸述要目次

劉序

前言

針灸的價值與研究的法則

中西醫當分工合作

傳說不可盡信

針灸學在過去不可能發展

針和灸並不相同

針灸不拘時令

灸瘡

穴位的準確性

阿是穴

孔穴數

穴名釋義·····	二五
記取孔穴的方法·····	二九
應用穴·····	三五
十二經脈·····	四一
尺度·····	四三
火針 太乙神針·····	四六
手法·····	四八
補瀉·····	五一
在針時·····	五三
針時的感應·····	五五
憑症取穴依穴下針·····	五六
針灸與治療·····	五七
學理的探討·····	五九

鍼灸述要

葉勁秋述

前言

解放後，我國醫界平添了一個新刺激，就是古老式的一門針灸療法，頓然間增高了聲價，興起了不少趣味，即使平時向不注意它的，也常常掛在他們的齒頰上了。

予在初學醫時，便感覺光靠湯藥爲唯一治療的方法，未免不夠。我國所固有的各種民間習知習用的簡易療法，如：針灸，推拿，火罐，刮痧等等，必須加以研究和倡導，才能濟事而合理。然而一班主張保存「國粹」的大人先生們，却從未注意和提倡，更談不到研究和實踐了。

解放軍於積年戰鬥中，當藥品困乏時，嘗利用針灸方法來和疾病作抗爭，確實收到可靠的成效。這不能不歸功於魯之俊醫師和朱璉醫師。當在解放戰爭中，部隊躍進中原時，因爲當時的條件很不够，藥品不多，爲著進軍，就是發下許多藥品來，也不便攜帶帶走，就在野

戰縱隊中普遍地開始學習針灸。初時的講義用講稿，繼而用油印，用石印，用鉛印。自從學習針灸之後，便在困難中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先時部隊中常常叫喚要藥，各縱隊在施行期中，便不聽見叫喚要藥了。

朱璉醫師嘗謂昔在延安時，常因藥材不夠，復多時行病，乃與魯醫師向當地任姓老醫學習針灸，當時很遭到多人的譏笑，如好閒啊，太無聊啊之類的冷言冷語，但皆不爲所動，繼續學習。稍有成就，便出爲士兵與民衆實地施治。所謂有效，即是症狀的減退，至於檢查血液，則瘡原蟲還是依然存在。但病狀減退則不能謂爲無效。

現在有許多的無知病家，聽聞針灸有奇蹟，便不問如何病症，相率趨向於針灸家之門，乞針施治，針家亦不究其所以然，更不知病症的分際，不求診斷的確實，以爲政府正在提倡，確認針灸有功效，莫不侈談樂道，感到無限的欣幸。此種偏向心理，不但於針灸無絲毫裨益，反而予針灸學術以莫大的諷刺。譬如說針灸可以止痛，則非凡痛皆能制止，蓋痛的原因，並不盡同，治病不求其本，流弊亦復不淺。有人謂中醫不能認識自己，不能解釋自己，必須跟從人家才能認識自己，解釋自己，這話自當加以考慮。因爲中醫在科學立場方面較差，

所以要從科學基礎上來堅固自己。捨此並沒有其他捷徑。因為缺乏解剖生理，神經組織，就推想不出穴道與身體的關係，不明病理診斷，就無從獲知病症的真際。所以還須科學化。

中醫科學化已是無可置議的決策，其將如何化法呢？也非片言隻字所能解決的問題。本篇所述的內容，其對象還是偏重於中醫界之有志於針灸者作為初步參考的資料。入手研究者，無不急欲知道如何取穴，穴位的準確性，以及如何取效，就是如何病症，應取何穴。於此正擬另編單本，在整理中。至其取效之所以然，則決非淺陋如余所敢述說，是在於科學家之有深切研究者。本編承蒙周宗琦教授點正二字，並此致謝。劉永純博士已作古人，不勝感傷。

針灸的價值與研究的法則

我們中國是偉大的，有久長的歷史，有卓越的文化。我國醫療中的一門學術——針灸，最是具備著民族形式，大眾方向，科學內容的三個條件。因為它是世界醫療方法中最先發明的一門學術，是我國所獨有的。因為它具有一定的療效，歷史的久長，所以全國人民對它頗有好感。早經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蜚聲播於海外。因為它應用範圍廣泛，實用手續不因

難，取效不用藥物的緣故。如其研究它真正療效的所以然之故，那末對於生理學，病理學，內分泌學，細菌學，電療學等等都有一定的關係，更其與巴甫洛夫高級神經學說最多契合之機。在前我國早把它獨立成爲一門專科，事實上先前內科名家如龐安常李東垣等都兼擅著此。所以這門學問，最值得研究，因爲它是一門最高深而合理而有療效的學術。因爲它的療效的原理，是不很容易充分了解的，雖經日本法國蘇聯以及我國科學家們的研究，今猶未曾得出具體的結論。目前中醫學者正在進修，以求充實科學的基本知識，故對此想要作進一步的研究，尙須有待。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任何一樁事情，總有個來龍去脈，如其不明了過去，如何可以認識現在，更其談不到發展將來。我們在今日，從事研究古代醫術的學問，不得不將古昔的陳書遺籍，重作一番根本上的探討。在針灸學新理論尚未建立之前，則所有歷史上的陳言腐語，也該逐一爲之估價，斷斷不可以棄置勿問。或有論之者也不該認他爲不合時宜的背科學者。針灸學的本身，在解放前後，並未曾有所出入損益，而它的聲價地位，則前後大不相同，便可證明。針灸乃整個中華醫術的一個重要部門，整個中華醫術，多數是唯心的迷信

的。今日不談中醫學便罷，談則不得有所徵引，作爲討論的材料。惟溫古乃能知新，亦惟推陳方可以出新，歷史不能斬斷，新事物決不會破空飛來，必然有其根源因由，而舊有的一切事物，亦必適合於當時的境地。今日有所討論者，必不可昧於此理，如以今日的尺度來衡量往昔的東西，則亦有背唯物辨證的法則。

如欲整理，須用科學方法，第一須有科學頭腦與思想；第二須用科學工具來操作。今有不少吃科學的飯，做科學的事，而有頭腦極不科學的人。中醫汗牛充棟的書籍，實際資料的繁富，真是取用不盡，祇以瑕瑜並存，純雜互見。如其貿然譽揚，或是草草否定，皆非科學之道。古人朴質，但憑事實，惟限於環境，未能深入，因此不論藥治與針灸，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今日在科學時代，再也不容它含糊下去，必須求其所以然之故。欲知其所以然者，必須深入研討，今日中醫界尙力有未逮，初步工作的搜集資料，中醫界皆優爲之，亦且爲不可放棄的天職，不能逃避的義務。

現在的針灸家，經驗富，材料多，身體力行，浸潤於這個環境中，皆有數十年或數年的生活，現在正是加緊工作的時候了，不可偷懶的，並且這門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那末，怎樣地來工作呢？我想——

第一：各地的針灸家，集合起來，組成學會。當然大都市大省區起了帶頭的作用，首先成立。

第二：多多集會，交換意見，報告成績，互為研討，製成記錄，發布專刊。

第三：各地針灸家，忠實地報告平日實事。譬如，那樣人、那樣情況下、那些部位、最容易發生暈針和滯針？暈針和滯針於初診多還是覆診多？如何處理？如何敷治折針？有何遺害？

第四：針或灸，對於如何症狀，最沒有效力？與最有危險？如何的危險？

第五：針或灸，對於何種症狀最有效力？所謂症狀，係指頭痛、發熱、咳嗽、腹痛、便秘、……之類而言。並非指瘧疾、霍亂，肝氣、濕熱……之類而言的。如經科學方法，確實可靠，有憑有據的證明，自當詳說。

第六：針或灸，是否單獨施行即生效？或與內服藥等療法同時並用而生效？取效的時間？有效時間的長短？技術的手法？針的長短粗細？灸時火力的強弱？

第七：假定揣測的評斷，並非絕對地不可申論，但須恰如其分。此外的其他種種研習方法，亦當隨時提供意見。

中西醫當分工合作

在毛主席的新時代，那一個人不在提高不在進步，誰不想趕在時間的前面呢。在今日而猶不信從科學，那真自絕於人了。在中醫科學化的號召下，中醫是必須加強科學化的。以前中醫對於病之與症，確乎有些搞不大清楚，以症象爲病名，現才知道它太不科學了。另外又感覺到善於吸收新事物，也是我國民族特性之一。針灸——這門舊事物，自經當局倡導之下，許多人對它感到特別興趣，無不想從這裏邊去鑽研，都在想搞些明堂出來，年來針灸學的新書，經已出版了好多種。它的舊材料，都儘量在設法揚棄掉，科學的新材料，都儘量在設法搬運過來，充實自己的內容，改變舊有的面貌，這確是適應環境迎合時代的產品，又尊崇了中醫科學化的政策。而我則深深地感到不論中西醫學，都是自然科學毫無疑問的。針灸是古老的東西，必須要用新的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它發掘它，才能發出更其鮮艷的花朵來。不

過新的科學的方法，並不是正待科學化的中醫們所熟習，具有充分科學知識的西醫們發掘這門舊東西的任務，是推卸也推卸不掉的。可要知道這是陳舊的古老的，也自有其陳舊的資料與其古老的紀錄，作爲必要的參考。如其捨棄它，就是否定了以前一切可貴的經驗，也就無從下手研究它的工作，非但變了平地起樓台的創作，而且也違背了歷史唯物論的方法。這種舊材料是分散的，不集中的，新醫們自有其新任務，新任務是繁重的，似不宜分散其力量，耽誤其時間，全國人民，無不渴望其早日開花結果，光耀大地。中醫們對於舊東西是熟習的，搜集舊材料是勝任的，事先做好準備工作，便是整理工作亦是必要的，也不容許推卸掉責任，應該做的工作。衆擎易舉，獨木難支，分工合作，才能早觀厥成。

先前針灸學的遭蔑視，即是違背了歷史唯物論的錯誤觀點。解放前後，針灸學的地位和身價，何曾因它本質上有着變異？反動派竊國時，新醫院竟拒治針刺過的病人。早經否定了的十二經脈，現在則又保留了。所以新舊的分際，並非機械式的科學家們所能分辨得清楚的。不過如何運用舊材料，也須用科學方法來處理，科學眼光來批判。什麼取捨，審查安排舊有材料，那便是重要的關頭了。

針灸於治療方面，曾見幾許作品，以病名爲綱，完全採用了科學材料，直接抄些病名、原因、症狀，下面便配以某某穴爲主治。這是沒有根據的，因爲病名與穴道二者之間的配搭湊合，沒有交代清楚，如何知道某病針某穴爲有效呢？憑空想來是不作興的。舊材料中只有某種症象針某穴，即使舊記錄是病名，那末，是否所記的病名恰正是現在的這一個病名呢？如其根據時人的經驗例子，那很可以，是合於科學法則的。否則僅憑作者的主觀意志，每種病名下安置著幾個穴名，這是極不妥當的事。假使當時手民誤植，校對失檢，那末誰能勘正，抑將如何勘正它呢？就是編書者的自己，亦不能證明其是非。這種欠科學的方法，理宜提出來討論。有關於歷史性質的研究，總免不了帶些考證，絕不是創造性的工作。

傳說不可盡信

惟其它在我國醫學史上最久，民衆信仰的基礎最深，所以對它的傳說故事最多，因此對它的認識不夠清楚，未免穿鑿附會，言過其實。不論正史野史，都有記載關於針的故事。記載得最多的，要以因難產而致死亡的故事。有的說：有已死產婦，針科醫生即在她的腹部下

一針，即時胎下，兒手留著針跡，說道是兒手捧著母心以致於死亡的；有的說：針醫在途中遇有界尸棺者，看到棺中有血水漏下，詢知產母因難產而致死亡，因令啓棺，隨手下針，母子俱活。「徐秋夫常夜聞有鬼呻吟聲甚凄苦。秋夫曰，汝是鬼，何所須？答曰：我姓斛名斯，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術，願相救濟。秋夫曰：汝是鬼而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縛絮爲人，索孔穴針之。秋夫如其言，爲針腰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醫療，復爲設祭，病除饑解，感惠實深，忽然不見。當代稱其通靈。」（唐史）「馬荀仲自許與程約（孟博）齊名，約不然也。太守韓瑗嘗有疾，馬爲右脇針之，半入而針折，馬失色曰：非程孟博不可。約至，乃爲左脇下一針，須臾而折針出，疾亦即愈，由是優劣始定。」（婺源縣志）「滑壽遇一婦，孕，患腹痛呻吟，隔垣聞其聲曰：此蛇妖也。砭之產數蛇得不死。又一婦臨產而死，視之曰：此小兒手捉其心耳，砭之即甦，少頃兒下，大指有砭跡。」（紹興府志）「張存善針，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欲使，則針解之。」（燉煌新錄）「石藏用治一大人，因承簷溜水洗手，覺爲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至數日稍長如絲，伸縮不能如常。公診之曰：此爲龍藏也，方書